

· 沈阳市职工业余创作观摩演出独幕剧选 ·

一个炉灰箱

齐 纯 和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阳市职工工业业余创作观摩演出独幕剧选 ·

一个炉灰箱

齐 纯 和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5年·沈阳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剧本是沈阳市职工业余汇演剧本之一。剧本描写了青年清洁工人，怎样在党的教育下，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意义，积极地为人民服务。特别是组长王玉林不仅自己一心为群众服务，而且热情帮助别人，从而使这个小组成为先进的集体。

沈阳市职工业余创作观摩演出独幕剧选

一个炉灰罐

齐 纯 和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中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出字第3号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4,000字 印数：1—7,600 1965年7月第1版

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447 定价(7)0.09元

人物：王玉林——男，三十岁，共产党员，垃圾运输青年小组组长。

周亮——男，二十二岁，共青团员，垃圾运输青年小组组员，兼小组记录员。

馬江海——男，二十一岁，原清扫工，刚调到青年小组不到一个月。

李素賢——女，二十二岁，永兴商店营业员。

張大娘——五十多岁，某居民委员会主任。

时间：五月，某天午后三点钟。

地点：某环境卫生管理所，西院車庫。

布景：小木条釘的半人高的板棚子，漆綠油，显得很朴素洁淨。右侧露半个木板棚，前面放一个木制工具台，台下放修車工具箱，有几条凳子，台中稍偏左有一条长桌，四把小方凳，桌上有水壺一把，茶缸子五个。

幕启时王玉林坐在小凳上釘垃圾箱。周亮吹着口琴《我們走在大路上》上，王玉林聞声停下手中活隨唱。

周亮：组长，你怎么还在这呀？刚才于書記还問我，“王玉林回家休息沒有？”我說：走了。可一轉身你怎

么又回来了？

王玉林：小周，我不累呀。

周 亮：什么不累，今天是你休息，可你比平常来的还早，干了那么些活，又钉垃圾箱。不行，你得走，现在大伙都下班回家吃饭去了。

王玉林：我知道是下班了，一会不还都得回来开晚会嘛。

周 亮：那你？

王玉林：你这文体委员，不要我这个积极分子了？

周 亮：要，要，可你老这么干，也得注意身体呀！

王玉林：我这身体不还满棒吗，来，咱俩掰掰腕子。

周 亮：（笑着）不干。（拿起炉灰箱看）这好象是文乐里张大娘的炉灰箱？

王玉林：对，是文乐里张大娘的。

周 亮：那是马江海负责拉运的段呀。哎，张大娘的垃圾箱不挺好的吗，怎么坏了？

王玉林：不知道。

周 亮：那你怎么发现的？

王玉林：是这么回事。前天我和马江海换了段，我怕他刚来情况不熟，给漏了户。上午我就到文乐里走了一趟，这才发现张大娘这个箱子坏了。

周 亮：啊，那也许是小孩淘气给弄坏的。

王玉林：我也这么想，可那几个院的孩子白天都上学了，再说孩子也不能拿垃圾箱玩。

周 亮：你没有看垃圾倒了没有？

王玉林：倒完了，还有车窝呢。

周 亮：是馬江海不小心給弄坏的？

王玉林：不会吧？前天我向他交代的很清楚，几里几号有双职工，有老年人，有病人……需要我們帮助倒，他都知道啊！

周 亮：行了，管他誰弄坏的，反正咱們帮助居民釘一釘垃圾箱子也是常事了。再說就是小馬不小心給摔坏了，你也給釘上了，那也不扣分，影响不了咱們小組的評比。

王玉林：这可不对。领导上檢查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扣上几分，主要是通过檢查改进我們的工作啊。这个箱子，要是馬江海給摔坏的，比生产上丢了分还严重。

周 亮：我說組长，我提个意見好不好？

王玉林：好啊。

周 亮：我看你跟所的領導提个意見，干脆把馬江海再調回清扫小組去得了，省着老跟他操心。

王玉林：为什么要这样呢？

周 亮：为什么，他在清扫小組老丢分，誰不知道，大伙都跟他沾包。

王玉林：跟他沾什么包？

周 亮：你忘了，剛把他調到我們小組拉永春里那个段时，群众提了多少意見。有一天他换休，我替他运那几个里，人家跟我說：“你們那个工人是怎么的了，在門口喊一声，沒等我們出来，拉起車就走了。我們越招呼同志你等等，他連头都不回就撓杠子

了。”

王玉林：你知道他拉永春里，为什么在那几个院招呼一声就跑？

周 亮：他光图拉的快呗。

王玉林：不对，永春里的住户，有他一个在初中时候的同学。

周 亮：噢，那怕什么？

王玉林：怕什么。你不怕，我不怕，可有的人怕，小馬就怕，怕让人家知道他扫馬路，推炉灰，不光彩，丢人。

周 亮：怪不得他工作上三天冷、两天热的，照这么着，咱们这青年小组不要指望过硬了。

王玉林：要过硬，一定要象解放军、大庆、大寨那样过得硬，先得思想上过硬了，生产上才能过得硬。咱们要从这方面帮助他。

周 亮：哪方面没帮助他？运垃圾他漏了户给他运出去了，他摔坏了垃圾箱，你又给钉上了，我看这都帮到家了。

王玉林：我看咱们还没帮助到家。

周 亮：还没帮到家？

王玉林：对，他运垃圾漏了户，你帮助他运出去了，可他脑子里的垃圾，你帮他打扫了没有？

周 亮：脑子里的垃圾？

王玉林：你忘了于书记说：“我们是清洁工人，既要把街道扫净，垃圾运清，也要把我们脑子里的个人主义思

想垃圾清除出去才行啊。”

周 亮：你說的是思想毛病吧，那我早批評過他了。

王玉林：那你怎么批評的？

周 亮：嘿，我可沒客气！我說：因为你一个人生产搞不好，影响我們整个小組的評比，你能負得了責任嗎？

王玉林：你这个批評方法太簡單了。

周 亮：太簡單？我也不是做政治工作的指導員。

王玉林：哎，咱們都得学会做政治工作，对自己会做，对別人也会做才行呢。小馬他現在还缺乏为群众服务的思想，咱們得帮助他在这方面提高認識。

周 亮：我看等把他提高了，黃瓜菜也凉了。

王玉林：慢慢来嘛。小馬还年輕，想一想我們剛一参加工作的时候，都那么进步嗎？开始扫馬路时，不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嗎？你忘了，那时于書記不是常拍着我們的肩膀說：“小伙子，要干革命，还得敢向旧的习惯势力打冲鋒啊。”小馬現在还缺乏这股勁头，咱得帮他圓，你是共青团員，你还和他訂了一帮一的竞赛条件，更要耐心地帮助他。

周 亮：帮帮看吧。

王玉林：不是帮帮看，咱一定要有信心。小周，你好好想想，我先把这箱子給張大娘送去。（下）

周 亮：（自语地）有信心……小馬剛調来时我是挺有信心的，可現在怎么的了？小周啊，小周，你这个团員怎么当的？見先进的就学，你是学了，可見后进的

就帮，你帮的怎么样啊？不行，说什么也得帮助他！

〔马江海上。

馬江海：哎，小周，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？

周 亮：没干什么。你才运完哪？

馬江海：不，早运完了。我才跟汽车五队的小刘“将了两军”，就我这臭棋篓子，他还说要跟我学两手呢！我说行，那你得教我开汽车。

周 亮：哎，那可不是随便玩的事儿。

馬江海：那有啥，听说小刘原来也是扫马路的，去年才学会开汽车。开那家伙真棒！往司机楼里一坐，嘻嘻——多神气呀！象我们呢，成天价，“倒炉灰了，倒炉灰了。”

周 亮：那是分工不同嘛。

馬江海：分工不同？那他们来拉手推车，扫马路……

周 亮：汽车离开？

馬江海：咱们开！

周 亮：照你这么說，那不就乱套了嗎。

馬江海：乱什么套？

周 亮：都去开汽车了，垃圾手推车谁推？行了，咱扔下远的說近的吧，这两天你拉运的那个段怎么样？

馬江海：挺好。

周 亮：怎么个好法？

馬江海：家家户户有炉灰箱，不用一锹一锹撮。

周 亮：就是嘛，人家王玉林同志拉运的段就是好，不但拉

的淨，扶老携幼做的也够，和居民的关系搞的特别好。

馬江海：好可是好，照这么干，咱垃圾工人可够啥！

周 亮：怎么够啥！

馬江海：哪个院都得有那么一、两家，把垃圾箱在門口給你一捅，干脆得咱們給倒。

周 亮：那是双职工，家里没人嘛。

馬江海：行，就算双职工，可有的居民明明屋里有人，你怎么喊倒炉灰，倒炉灰，他就是不出来。

周 亮：那兴许人家是病人呗。

馬江海：照你这么說，我們家家戶戶都得給倒了。

周 亮：你这叫什么話！

馬江海：什么話，有那么个院，我把嗓子都喊破了，人家干脆就沒出来一个人。

周 亮：那炉灰你給倒了！

馬江海：我不倒誰倒？气得我使劲一扔箱子……

周 亮：怎么的了！

馬江海：破箱子散架了！

周 亮：坏了！

馬江海：誰知道它那么不结实！

周 亮：（气愤地）不结实，就是铁打的，也經不住你摔呀，你，你这对咱們小組是什么影响！

馬江海：一个破垃圾箱摔坏了有什么影响！

周 亮：有什么影响？这叫破坏了我們和群众的关系，你，你得承认錯誤，給張大娘道歉去！

馬江海：哪個張大娘？

周 亮：文樂里三里四號張大娘。

馬江海：不對呀！我記得是文樂里四里三號嘛。

周 亮：是三里四號。

馬江海：那叫我弄錯了！

周 亮：什麼叫弄錯了！我看你就是缺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，咱們是為多數群眾服務的，把誰的箱子摔壞也不行。

馬江海：我缺少為人民服務觀點？你还叫我怎麼服務？我得給他們扒爐坑才算不缺乏服務觀點嗎？

周 亮：扒爐灰坑有什麼丟人的，咱們組長不是常給人家扒爐坑嗎。

馬江海：組長覺悟高，我沒那麼高的覺悟。

周 亮：那我們可以學習嘛。走，小馬，給張大娘道歉去。

馬江海：我不去。

周 亮：咱倆一塊去。

馬江海：用不着！

周 亮：這是什麼話？我和你有條件，我要嚴肅的幫助你。

馬江海：什麼條件？

周 亮：一幫一的競賽條件，你有錯我就有責任幫助你。

馬江海：訂了條件怎麼的！那叫一幫一，不是一管一！

周 亮：你！

馬江海：你！

周 亮：你太不虛心了。

馬江海：你太不耐心了。

周 亮：你不虚心！

馬江海：你不耐烦！

周 亮：你！

馬江海：你！

周 亮：我算帮助不了你，咱俩訂的条件算吹，咱这小组算没你！

馬江海：吹就吹！冲你呀，請我我还不来呢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都是扫馬路、拉炉灰的。外人瞧不起我，你也瞧不起我，我有初中文化，干点什么工作不比干这个低三下四的工作强！

周 亮：你也太不象話了，我找组长去。

〔周亮气下，后台李素賢声：“同志！同志！”

馬江海：（回头看）是李素賢！我怎么越怕見着熟人还越碰上，她来找我！不能啊！我拉永春里垃圾时，在她住的那个院一直没停过車。（躲向台右角，急忙拿起一把大扫帚）

〔李素賢上。

李素賢：（指周亮去的方向）这个同志怎么越招呼越跑啊！（往院内看）嚯！这还有一个人，問問他。嚯，同志！

（馬江海装着安扫帚把）

李素賢：（走进院）同志，卫生管理所是这吧！

馬江海：（粗声粗气地）那院！

李素賢：你們这不是管理所！

馬江海：下班了。

李素賢：（旁白）听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！（走近马江海身边，马江海把脸转过去拿扫帚紧挡）这才三点多钟，怎么就下班了？

馬江海：工人下班了，到那院办公室吧！

李素賢：喂，同志，你是……（一拉扫帚）你是馬江海？

馬江海：啊……你是？

李素賢：怎么连初中同学都不认识了？

馬江海：啊，李素賢哪！你看我这光顾安扫帚把了，我真没注意是你呀。

李素賢：你多咱到这工作的？我听咱们同学的小高说你不在什么处嘛？

馬江海：对，我是在环境卫生管理处。

李素賢：那你到这……

馬江海：我，我是到这儿参加劳动的。

李素賢：你们工作可辛苦呀！

馬江海：有啥辛苦的，也就是扫扫马路，拉拉炉灰呗，没啥了不起的。

李素賢：我看只要是革命工作，干什么工作都是了不起的。听我媽說，你们所有个姓王的同志，工作干的可好了，左近邻居没有一个不夸他的，他不但帮助老年人、小孩、病人倒垃圾，还给五保户的老人掏炉灰坑呢！

馬江海：啊……哎，李素賢，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呢？

李素賢：去年在铁西商店，最近把我分配到新建立的永兴商店了。

馬江海：你在商店做什么工作？

李素賢：營業員。

馬江海：怎么，營業員？

李素賢：啊，營業員不好嗎？

馬江海：好，好，干什么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嘛！李素賢，你到這來……

李素賢：對了，我到這來打聽一件事。

馬江海：什么事？

李素賢：我們商店這幾天籌備開業，人都忙着搞修建去了，道旁積存了七、八車垃圾還沒有運出去……

馬江海：那你去辦公室辦一下手續就行了。

李素賢：還辦什么手續，今天早晨不知誰都給拉走了。

馬江海：怎么，拉走了？那是誰呢？

李素賢：听商店打更的王大爷說是一个青年工人，王大爷問他的姓名，他一直沒說，后来王大爷記下了他的車号。我到這就是打聽這個人的，順便補辦一下托運手續。

馬江海：車号是多少？

李素賢：是“0443”。

馬江海：（想了想）“0443”……是我們管理处垃圾運輸青年小組組長王玉林。（自語）他……他今天該休息呀！

李素賢：（掏筆記本記者）我們商店全體同志要給他寫個大字報表揚表揚。哎，你對這兒的情況還很熟呢！

馬江海：啊，我，我常在這。哎呀，你來的太不巧了，管理

处今天午后还有个会。

李素賢：那我先回去吧。（马江海送李素賢到门旁，停下，李素賢转身向马江海）馬江海，我家住在永春里三号，你不是知道嗎？有空去呀！

馬江海：知道，知道，以后有空一定去。再見！

〔李素賢下。王玉林上。〕

王玉林：跟誰再見呢？

馬江海：啊？啊！（故意岔开）我說組长，今天拉垃圾那条路怎么那么不好走，淨是上坡路，費老勁了。

王玉林：（一语双关地）是呀，上坡路就是費勁，要不注意就容易出溜下去。

馬江海：对，一点不假，今天上午我刚拉到保健院門前，累的我喘不过气来，我寻思把口罩摘下来喘口气，我刚把手一松，肚子沒頂住車把，一下就滑了下来，亏得有人帮了一把，要不然，不知道要出溜出去多远。

王玉林：往回来的路怎么样？

馬江海：那还用說，空車走下坡路，又順当，又省勁。哎，組长，这条路你不走了三年了嗎，你还不知道？

王玉林：这段路我是走了三年了，閉着眼睛我都知道 哪有坡，哪有沟，可你是第一次走上这条路呀！

馬江海：不，我过去上下学常走这条路。

王玉林：那这块的住戶一定有你的同学吧？

馬江海：嗯。

王玉林：哎，江海呀，剛才那女同志是誰？

馬江海：你說的是那個呀？（指李素賢去的方向）

王玉林：對，我看着怎麼有點面熟啊？

馬江海：怎麼，組長，你認識她？

王玉林：不認識。

馬江海：那你……

王玉林：我過去經常拉運永春里的垃圾，她家住在那兒。江海，你前天不是拉運那個段嗎？

馬江海：啊，對。

王玉林：聽說她是你初中時的同學。

馬江海：啊，對。組長……

王玉林：有事嗎？

馬江海：我……我，干脆我和你說了罷，我不想干這種工作了。

王玉林：（沉着地）那你當初怎麼想到這兒來工作的呀？

馬江海：當初我尋思我念了八九年的書，到這來一定能學學開汽車，可誰知道……

王玉林：可誰知道，理想沒有實現！馬江海呀，咱們青年人
都應當有個理想，可這個理想總不能離開國家的需要啊！就拿干我們這行工作來說，汽車運垃圾當然
速度快，效率高，可沒有我們這手推車工人從胡同
里一家一戶地運到垃圾台，光有汽車行嗎？

馬江海：可這得干到多久？

王玉林：人民需要我們干到多久，我們就干多久；需要我們
當一輩子清潔工人，我們就做一輩子。

馬江海：那就得拿一輩子掃帚，推一輩子手推車呀！

王玉林：不，党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吗，思想要革命，生产也要革新，我们清扫工作，现在不已经试用了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扫道机了吗；随着国家生产的发展，将来也要革掉这手推车的命，用动力来代替。

馬江海：我也这么想过，本打算从清扫小组调到垃圾小组好好干它一场，可一遇到熟人我就觉得不好意思，总觉得干这种工作又脏又低气。

王玉林：馬江海呀，那是你自己瞧不起自己，我们清洁工人干的这种工作是个脏活这不假，可是它很有意义。我们把每天的垃圾运出去，把街道清扫的干干净净，自己脏点、累点，却给千百万人带来好的环境……你说我们低气吗？小馬，如果谁都不干这种工作，那我们的国家该成个什么样子了！

馬江海：组长……

王玉林：江海同志，瞧不起我们清洁工人的那是旧社会，现在我们是为劳动人民运垃圾、打扫马路的，这是很光荣的岗位呀！是受到党的爱戴和人民尊重的。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同志在旧社会给美霸当了三十年的牛马，今天代表我们清洁工人见了毛主席。

馬江海：现在是新社会了，可有的人还这么看。

王玉林：这不奇怪，于书记不是常跟我们讲吗，这就叫阶级斗争！旧的习惯势力还在一部分人的脑袋里作怪，认为掏粪工人是臭的，运煤工人是黑的，清洁工人是脏的。

馬江海：我有时也下过决心，好好干一千，可就是老干不